

踏歌行

# 夏矛先生：永远不老的诗心

张广星 / 文

和以前一样，收到最新一期《黄岩文学》时，我急切地想读到夏矛先生写的卷首语。夏矛先生为《黄岩文学》写卷首语已经很多年了，这一期《散文的另类写法》，依旧让人看完完节赞赏。

夏矛先生爱憎分明，他推崇的散文作家，“早年的丰子恺先生，后来的孙犁先生、杨绛先生、张中行先生的散文，都可时时玩味而不厌倦的”。再如“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如龙应台关于亲情及其他题材的佳作，还有汪曾祺先生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各类散文”。他认为，这些先生的散文作品都是至情至性的美文，不知不觉间就会被打动，被感染，因为“散文创作的核心是真，不伪饰，语言以质朴明白为主”，他们的散文就体现了这些优点。对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夏矛先生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境界，但余秋雨的后期散文创作，以及《文化苦旅》的风向带动的文化散文热中的所谓文化散文，“模仿的痕迹显而易见，而有些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古人早就说过：学我者死。其实，不但学我者死，重复自己的也会死。盛名之下的余秋雨，为什么后来招致那么多的非议，以至于他一再宣称要搁笔了，就是因为他作茧自缚，不断地克隆自己。夏矛先生认为杨朔的《荔枝蜜》写得不错的，但他在创作中形成了以歌颂为主要内容的杨朔体，也是学之者众，到了个性张扬的时代，就被读者抛弃，风流云散，这都是失真所致。

夏矛先生所谓的散文的另类写法，具体指两种情况。对这两种情况，夏矛先生都用了举例法。第一个例子是：“有个教授，简直是通才，他几乎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还有历史、地理、艺术等等不是熔于一炉，而是炒杂烩，看得人天旋地转，眼花缭乱。”第二个例子是：“某高产女作家的小女人散文，用心灵鸡汤炮制一本接一本，著作等身只浪费纸张而已。”夏矛先生宅心仁厚，对这位教授和这位高产女作家都没有点名。没有给他们点名，可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们不是孤例，而是代表一个群体，或竟至于是一种现象。

在这期卷首语中，夏矛先生既明确表达了对心目中好散文的爱，又表达了对最不堪散文的恨，他从爱恨中得出关于散文写作的结论：“散文不容易写好是因为它直面人生，虚情假意根本欺骗不了读者，一时的热闹换来的只是长久的冷落。”

但对于真情实意的要求，又不同于散文，包括诗歌之类的所有文学创作，概不例外。夏矛先生是诗人，所以他在谈散文的随笔中，也不忘对当今时代的诗歌创作刺它一下：“而这些分行的汉字，究竟说些什么，诗人自己也在云中雾里，可赞扬声却发自当下诗坛某些所谓权威的诗评家。”

在读了一辈子诗，也写了一辈子诗的夏矛先生心中，最放不下的还是诗歌。以前他的卷首语，基本上都是针对诗歌或诗坛的不良风气有感而发的。《飞来飞去的诗人》，就是很有名的一篇卷首语，几年过去了，文友们聚会，还会经常提起他这篇文章。作为一名正直的诗人，夏矛先生最看不惯的是那些一年到头正事不干，成天坐着飞机东奔西走的人，别人看着他累并风光着，不是出席某诗人的诗歌研讨会，就是出席某诗人的新作首发式，既能拿红包，碰到了个别著名诗人的被踢出了主席台，心中方解恨，但愿新上台的文坛大腕们不要再飞来飞去了，把时间老老实实用在写作上，或用在为全国诗人、作家们办实事办好事上。

我翻出2021年第一期和第二期的《黄岩文学》，夏矛先生所写的卷首语题目分别是《某某世家》和《请为当代人创作》。它们也都爱憎分明地表达了作者对当代文坛、诗坛一些现象的强烈意见。夏矛先生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文学世家是真心赞赏的，如三国时代的曹氏父子，北宋时期的苏门父子，当代叶圣陶、叶至善、叶兆言一家三代名作家，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但最近这二三十年，一下子冒出了很多文学世家，这就引起了夏先生的注意。尤其是：“最近网上红极一时的某女诗人，因父亲是文学家，她写了为数不少的分行文字，且内容基本上是一团糟，也被纸质的刊物批评。假如也谈文学世家，不是糟蹋了这好名声。”《请为当代人创作》，则集中反映了他对当今诗歌创作歪风邪气的严重不满。这是一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诗作的老诗人对当年轻诗人的忠告。他感到痛心疾首：写新诗的人假如认为自己还是个正常人的话，他或她至少要说正常人的话，但不，他或她偏偏要写地球人就是同胞也听不懂的汉语诗，每个字每个词我们都认得，但连成句连成段连成篇，就使你莫名其妙。

我早已不读当今新诗，除了文友们写的诗。不是我不喜欢新诗，而是不敢读，因为我越读越对自己没信心，我总觉得自己智力有问题：怎么都读不懂诗歌了呢？现在读了夏矛先生的文章，连他都读不懂当今的诗歌了，我也就释然了：看来这不是我的智力出了问题。

夏矛先生在台州诗坛文坛的地位很高，这地位不是指文学官位，而是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造诣。

读他的随笔，是一种痛快快乐着的共情体验。夏先生自己的随笔写作，就实践着他对于文学求真的信念。有些真话可能有些人听了看了不高兴，但他还是坚决地说了。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老年冰心和老年巴金的影子。从文风和文中所关注的问题、所表达的观点来看，夏先生还是充满激情的，敏感而尖锐，思维非常活跃。现在夏先生确实有点深居简出，但并不等于他两耳不闻窗外事，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诗歌对文学，他都依然保持着关注甚至拥抱的热情。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才几乎在每篇卷首语中都对文坛不良风气痛切言之。这正好说明夏矛先生是为诗歌为文学而生的人，一个胸怀诗心文学心的人是永远不老的。



林立 / 文

# 《沙丘2》：歌剧的中场是宫斗剧？

我觉得《沙丘2》最成功的一点，是很多像我一样没读过小说原著的观众愿意为续集买票。

2021年《沙丘》上映，3年间歇，我还有鲜明印象的情节不多：

一个是掌握了宇宙主流宗教话语权的姐妹会，一个是全球都是沙漠的厄拉科斯星球，还有就是可以排入我观影经历中惊吓程度前三行列的怪兽——沙虫。

记得住的情节不多，为什么还愿意看续集？因为《沙丘》的气质真的很高级。

它的故事模板没什么新意，无非还是星际之间的资源、权力斗争，但它讲故事的方法，利用视觉、听觉达到震慑观众的手法非常独到。

尤其是姐妹会“一号嬷嬷”（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她）审讯男主角保罗·厄崔迪的段落，惊悚感至今未退。

有网友形容《沙丘》是科幻歌剧，我深以为然。歌剧嘛，我们看得少，高级感就很鲜明，所谓不明觉厉。

这些在《沙丘2》中都得到了更细致的呈现，但很奇怪，高级感消失了。

无边无际的沙漠还是让人窒息，但人物群像的独特魅力没有了。《沙丘》系列故事语境中，人类既掌握着极高的科技又过着宛如古人生活的特殊设定，在《沙丘2》中也变得没了新意。

看过上一部，观众都知道保罗·厄崔迪这一部肯定要利用生活在沙漠星球的弗雷曼人去实行复仇。在大家的设想中，天生贵胄的厄崔迪家族小公

爵“保罗”会有不同于《星球大战》之类故事模式的复仇之路。没想到他最后走的还是获得超能力、变坏变强大的路线。

千不该万不该，王子竟然还爱上了弗雷曼本土的“沙漠灰姑娘”，我猜大多数中国观众看到他们两人在沙丘上接吻时就知大事不妙，这故事我们小时候在村里都看过太多次了。饰演弗雷曼女战士契妮的演员赞达亚，演技出色，但她自带一种“我草根我骄傲”的气质，这种气质很容易让人猜到她的结局。

当电影进行到最后，保罗上一秒向契妮表白“爱你一万年”，下一秒就向老朽的帕迪沙皇帝宣告“我要娶你女儿当新皇帝”时，这不就是老戏换新题嘛——《“陈世美”姓了厄崔迪，驸马不当皇帝！

原著小说《沙丘》六部曲以卷帙浩繁、内容艰深晦涩出名。我不知道电影《沙丘2》对小说做了哪些取舍，但目前呈现的内容，让我不得不认为导演是取舍失当了。

《沙丘2》的人物描写甚至说得下潦草。

这一次姐妹会的大嬷嬷存在感差不多等同于“容嬷嬷”，被保罗最后吼一嗓子，感觉她“银针落地”，谁也扎不动了；保罗自己褪去了悲剧王子气质之后，变得俗气、暴躁，他此次的复仇成功，每一步都踩在了“主角光环”设定上，给观众一种“我也行”的错觉；上一部战天斗地、强悍无比的弗雷曼野兽班班，这一次竟然被曾经吊打过的哥尼三刀解决。

即使是头号反派，弗雷曼新公爵罗萨，除了展现他异于常人的暴戾，打架实战能力也就那个样。保罗的实战能力和他获得的预言能力、恫吓能力不成比例，罗萨死于保罗刀下，有种“我必须领盒饭你懂的”的委屈。

《沙丘2》最出彩的仍然是沙虫，这一次它成群出现，给了我期待的震撼。但由于整体剧情高级感幻灭，让我对沙虫在片中的设定也看出了很多问号。保罗和其他弗雷曼人掌握了用钩子钩住沙虫头部从而驾驭沙虫在沙漠中高速前进的技巧，那么我有如下几个问题：

“速度那么快，飞沙迎面而来的力量、数量就更大更多，请问他们的防沙面具真的可以让他们不吃沙子吗？”

“已知一个人钩着沙虫前进时，他可以靠臂力、脚力撑住不掉下去，那么当大家一起坐上沙虫的背部时，他们靠什么稳住身体？靠臂部力量还是靠旅行团团结的意志？”

“我已经看到你们是怎么钩住沙虫开始‘沙漠高铁’之旅的，我想知道你们怎么‘到站、下车’。你那钩子一松，沙虫不会把你们带回家玩吗？”

原剧我问题多，歌剧的中场变成宫斗剧，很难正经。

但你猜怎么着，《沙丘3》我更期待了。无论怎么说，这个量级投资的科幻巨制，在这个观众逐渐不重视影院观影的年头，导演是拍一部少一部，观众是看一部是一部。

且看且珍惜。

# 他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赵佩蓉 / 文

赣北饶水河畔的枫林村，是中国庞大乡村网格中不起眼的村庄，是作家傅菲的家乡。作家的成长，总摆脱不了故乡的影响。傅菲把目光投向山野河流，在养育过他的乡村故土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散文集《河边升起炊烟》是傅菲“饶北河”系列中的一本。书中以饱满的热情、冷静的笔触，讲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描绘乡村景物，又体察村民的生活遭遇和命运起伏。

傅菲热爱故乡的土地，能够在熟视无睹的寻常景物中发现美好。从小与饶水河亲密无间，傅菲关注草木虫鱼水流群山在四季中的变化，如同孝顺儿子时刻牵挂年迈父母的健康状况。在《河边升起炊烟》中，自然风物的描写层出不穷，铺天盖地。埂边长了许多黄槐的沟渠，有宽阔芦苇地的沙洲，竹篾编织弧形篷顶的渔船，蜿蜒曲折的河床，甚至河滩上开的野花，都是傅菲深情注视的对象。对众多寻常景物的记忆和描写，是他感念故乡的一种方式。对于故乡的眷恋，往往睹物而起某种微妙的情愫。这是人之常情。倘若将这种细腻的感觉无限放大，容易给人矫揉造作的虚空感。欣喜的是，傅菲的文字避免了空洞的抒情，是干净朴素的。

傅菲对色彩有非常敏锐的感知。“天下之物，不外形色而已”，色彩的感觉是美感中最大众化最容易被感染的形式。傅菲能“摘表五色”。《河边升起炊烟》多彩纷呈，一节短文中，往往诸色亮相。“太阳出来，雾气

渐渐散去，远处一片灰白。那是瓦屋顶，灰黑色，古老的灰黑色”；喜鹊“黑色的翅膀斜斜地掠过白茅草，斜斜地向上升，落在枝丫上”……诸如此类的句子，俯拾皆是。简洁明净，视觉开阔，为读者构建了纯粹而简约的美学格调。他写太阳落山：“夕阳最后一抹余光，斜斜地穿过树林，碎花一样落在河滩上。河滩由北向南，高低起伏，稻田一块一块，如织锦。青蓝色的，照黄色的，炭火色的，黑黝色的，晚霞下的大地空空阔阔。”他写冬日日出：“云朵赤色，霞片纷飞，霞片跑着跑着，头发变黑，变白，成絮状，苍老了。太阳升起来了，但不是橘红，像一块毛豆腐——秋岚铺满了山间。露珠闪了一下腰，便坠下了，带着凝缩的光消失了。”动词的高频运用，准确地描摹了事物的情状，让读者分享到一幅幅恬美的日常场景。笔下景物因情着色，获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营造宁静的乡村诗意，唤起读者相应的联想和情感体验。

既关注自然，又体察人情。傅菲在《河边升起炊烟》中呈现了具有浓郁地域气息的乡村风俗。“咚咚咚，货郎摇着拨浪鼓来了。叮叮叮，拉棒冰的人推着自行车铃来了。叽咕叽咕，拉二胡的算命瞎子来了。当叮当叮，卖米糖的人敲着手上的铁片来了。当啷啷啷，打起竹板唱独角戏的人来了。”这是村人的娱乐，也是交流。中元节，饶北河一带有放荷灯的民俗。“蹲在河边的人，看着灯，不出声。漂远的荷灯，像一个个不归的人。”乡村景象的核心是乡亲的辛酸生活。《南方的忧

郁》文中，记叙了偷柿子的经历。在整个年少时期，没有比偷柿子更好的东西。“年龄那么小，胃像个窟窿，怎么也填不满”，是那个时代关于饥饿的集体记忆。童年玩伴、小学同学、患癫痫症口吐白沫的外乡女人，背一个竹编扁篓认识很多植物的弗弘先生，以及流动的匠人艺人，都是他书写的对象。邻居乌毛的两个儿子，都过了四十岁，还没有成家。小儿子二十来岁时，头发全白了，脑门光了一大块，长了松果一样的癩痢疙瘩，是窘迫生活的挤压见证。《那些即将逝去的人》中记录了村庄里的生老病死；村人如果得了绝症，像是一种耻辱，受人白眼，被人诟病，即使去医院看病，也要瞒着，是乡亲们难以承受的肉体痛苦、经济压力和精神世界的多种折磨。这种小人物的生存现实，串联起乡村劳作的艰辛，乡村人事的变迁，表现社会大背景下乡村的凋敝和苦难。傅菲通过时间的跨度来展示被命运各种碾压的群体，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情冷暖。

余华曾经说过，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同时又通情达理和满怀悲悯之心。傅菲清醒地认识偏远乡村生活的本质，对底层的生活困境感同身受。他从旁观者的角度，几乎没有任何主观评价，只是记录曾经真实的发生。文学成为可靠的追忆和复原。“这几年，村里不幸的消息那么多，即将离去的人那么多，这个冬天显得尤其长。”这些发自肺腑的哀伤，成为投射在阴郁中的一些温暖。

# 黄岩，一部宋韵的大书

陈伟华 / 文

能集中体现黄岩宋韵文化的是什么？近日，文汇出版社出版了由黄岩地方文史研究专家陈建华担纲，周建旭、毛时亮、夏吟、章云龙、沈雷等参与编撰的《宋韵黄岩》一书，把灿烂多姿的黄岩宋韵文化，完整立体地呈现给广大读者。

从提出创意，到最终完成，这本书历时两年才面世，共有26万字。它分“发展气韵”“思想意韵”“文化雅韵”“宗教神韵”“名士风韵”“宋韵序章”和“宋韵流风”七个板块，学术性和普及性相结合，图文并茂，是系统阐述黄岩宋韵文化的一本读物。

其中“发展气韵”板块，呈现了两宋黄岩经济的繁盛；“思想意韵”反映了两宋黄岩思想的活跃；“文化雅韵”体现了两宋黄岩文化的繁荣；“宗教神韵”表现了两宋黄岩宗教的兴盛；“名士风韵”传递了两宋黄岩名人的风采；而“宋韵序章”和“宋韵流风”，则让人领略到黄岩宋韵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意蕴深刻。

该书着重体现“编著定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四个“阅读维度”。第一个维度，不仅全方位展示了黄岩人在宋代创造的文明成果，更揭示了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和传承至今的文化价值，即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三气”汇聚（兼具海的大气、山的硬气和江的灵气）的鲜明品格、正心诚意的理学传统、经世致用的“事功”思想、开放包容的海洋意识、精致典雅的审美

范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第二个维度，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让尘封已久的宋代黄岩故事，重焕生机和光彩。编撰者们不仅从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名人风采等五个方面，重点介绍了黄岩宋韵文化的基本内涵，更解构了宋韵黄岩的地理、历史背景和赓续传承状况。

第三个维度，学术性和普及性相结合，既吸收了古今学者有关黄岩宋韵文化的研究成果，挖掘了许多新史料，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创见，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性，又做到语言清新、通俗易懂，体现较好的可读性和普及性。

第四个维度，全书共收入插图181幅，其中有名人画像、名胜古迹照片、地图，也有许多文物、拓片照片，可谓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读《宋韵黄岩》，沉思与遐想便有了依托的载体，你会发现，宋时的黄岩竟然有浙江标识性和全国显示度的事件、人物，比如宋瓷、宋服、宋学、宋诗等，涵盖多元领域。南宋迁都临安后，经济重心南移，黄岩因此成为浙东名邑。富庶的温黄平原，成为台州粮仓，有“黄岩熟，台州足”之说；“宋服之冠”与“青瓷之光”交相辉映，这里还是“浙东财赋地”。再看文化教育，自一代大儒朱熹到黄岩翠屏山讲学，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多次寓居黄岩，黄岩的文化教育获得了大发展，



逐渐人才辈出，仅南宋一朝，就出过183位进士。黄岩因此有“东南小邹鲁”的美称。

宋韵文化，渗透在黄岩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一粥一饭中，更蕴含在宋人的诗词歌赋、趣闻轶事里。黄岩像一部中国古典线装大书，又像一幅水墨山水长卷，让理学家、诗人们的灵感如涌泉汩汩而出，更何况“遇到”了朱熹、叶适、左纬、戴复古这些“大腕”。编著者们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轻松愉快地让他们伴你游、伴你玩、伴你吃、伴你醉，一起沉浸于黄岩的水光山色间，徜徉在南宋时的街巷，出入于韵味十足的茶楼酒肆，感受繁华之后的那片寂静。

《宋韵黄岩》是一部研究县域宋韵文化的专著，也是系统阐述区域宋韵文化的普及读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台州实践，提供了历史的启迪。